

编者按：又是一年端午至。端午时节，人们吃粽子、饮雄黄、插艾草、戴香囊、划龙舟……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。”人们通过代代相传的习俗，追念古代先贤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。

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端午节与端午文化凝结

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，传承千年，意蕴绵长，而家国情怀始终是其最深刻的文化底色。端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在这粽子飘香的时节，本报稷园副刊特推出“端午节专号”，刊发一组与端午有关的文章。让我们跟随作者走笔，去领略端午的文化意蕴和别样风味，从中感悟中华传统的根和魂。

端午艾香岁月长

司 聃

宋代有无名词人作《阮郎归》：“门儿高挂艾人儿，鹅儿粉扑儿。结儿缀着小符儿，蛇儿百索儿。纱帕子，玉环儿，孩儿画扇儿。奴儿自是豆娘儿，今朝正及时。”咏的是端午，词句清新质朴，几乎句句涉及节俗之物，可亲可爱。

记得年幼时，端午节前夕，大人总会把一把艾草挂在门前，说是可以避邪。古代不同于今日，驱邪时要将艾草扎成小人的形状挂在门前，谓之“艾人儿”。女子鬓边钗头缀着彩色缙帛剪成的小符，亦有人佩戴蜈蚣、蝎子、蛇、蟾蜍、壁虎之类的“五毒”图饰。

古人过端午节，并非只在五月初五那一日。农历五月初一至端午前一日，街头四处有人叫卖鲜桃、柳枝、葵花与佛道艾等节物。端午那日，家家户户都把这些东西与粽子、五色水团、茶酒等置于门前，用以供奉神灵。端午时节，需置办的东西很多，不光有粽子、百索、艾草，还有银样鼓儿和花花巧画扇。

不独粽子，别的香糖果子也讲究。据《岁时杂记》记载，汴京人买来菖蒲、生姜、杏子、青梅、李子与紫苏等，切成丝后入盐曝

干，称之为“百草头”。也有人酿梅子，以蜜糖渍之，纳梅皮中，称之为“酿梅”。古人也喜食木瓜，此木瓜非今日常见的橙红多籽的番木瓜，而是我国原产的蔷薇科果实，暗黄色，味芬芳，将之切丝，佐以香药，制好后用梅红匣子盛着，也是端午果子之一。

菖蒲酒属节庆之酒。菖蒲这种香草，历来为古人所喜爱。早在南北朝，楚人已知如何制菖蒲酒，《荆楚岁时记》曰：“五月五日，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。”至后世，端午饮菖蒲酒已为固定节俗。

端午这一日，古人要以兰草汤沐浴去污，汉代《大戴礼》中记“午日以兰汤沐浴”，因此端午节也称“浴兰节”。至于今日随处可见的划龙舟，早于南北朝之前便已成端午习俗，有人说，此举是为了纪念屈原。某年端午，苏轼在岸边见人划龙舟、投食江中，不禁感慨，“屈原已死今千载，满船哀唱似当年”。

肉身易朽，精神永存。端午节沉淀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，今天的我们，从节俗中窥知先民的精神世界，延续着民族的文化基因。

近年来，担忧“端午节成为‘粽子节’”的声音不时出现。的确，端午节吃粽子，这是千百年来民俗传统，但如果把端午节等同于吃粽子，则可能在“除了吃还是吃”的单调活动中遗忘了文化内涵、丢掉了精神价值。饮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却绝非是唯一载体。端午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相沿不废的集体记忆，这其中的历史传承与文化韵味，比粽子更加芳香，也更值得品尝。

一个传统节日，就是一杯岁月的陈酿，也是沉淀着厚厚文化土层的历史河床。端午节，吃粽子只是其中内容之一，它更是除秽驱病的卫生节，也是诗人节、运动节、女儿节，除了吃粽子，还要挂菖蒲、赛龙舟、祭屈原。传统中，在端午这天女儿回娘家探亲，家人喝雄黄酒，备艾叶、菖蒲和大蒜，比武、击球、荡秋千，给小孩涂雄黄、戴香囊……祛病消灾、祭祀祈福、回家团圆、强身健体，千百年来，我们的祖先从这些美好的生活愿望出发，为端午节创造出许许多多美丽动人的习俗，这是应该继承的文化财富。

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。”端午节民俗起源说法众多，但屈原无疑是端午节最醒目的文化符号。每逢端午，人们仿佛总是能穿越时空，遇见这位行吟泽畔的大文豪。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爱国情怀，“长太息以掩

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的民本情怀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执着刚毅，“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”的高尚品格……这些精神如同黄钟大吕，穿越时间仍然在现代人心灵中激起巨大回响。文化是端午节的灵魂，在这一天，正可以重温时间的厚重、文化的韵味，筑牢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。

节日的真意，常常需要依托于生活的体验来领悟。有词人写道，“虎符缠臂，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，天淡纸鸢舞”，端午节要在胳膊上缠一个虎符，还要出门放风筝。诗人陆游也很有雅兴，“粽包分两髻，艾束著危冠”，包完粽子以后，头上还插了艾草。这些小细节，让日常的生活有了更多仪式感，也因此让端午节增添了更多雅趣，让人体会到其中天人和谐的态度与美感。今天，讲故事，游胜地，读经典……在端午节我们同样可以有更多仪式感，为日常生活注入文化雅趣，在细品时序更替中丰富人的精神世界。

从历史深处深情回望，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一直都在不断丰富和发展。这本身也是传统文化随着时间在不断生长，并在现代社会获得了“新生”。不论过节方式怎么变化，只要传统文化根和魂还在，我们的传统节日就会不断接续传承，联通一代代人的心，为人们提供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慰藉。

“端午”，这个古老的节日，总能让我回想起小时候母亲包粽子、做香囊的情景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家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香气，那是艾草、粽叶和香囊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这种别样的香气使人精神振奋、心旷神怡。

母亲包粽子的手艺堪称一绝。她会选择上等的糯米和粽叶，提前浸泡好，待其柔软，让米粒饱满而富有弹性。然后，她会挑选各种馅料，如豆沙、红枣、肉末等，每一种都搭配得恰到好处。最让我难忘的是母亲包粽子的过程。她的手法熟练而优雅，首先取两片泡好的粽叶，叠在一起，轻轻一卷，便成了一个小巧玲珑的漏斗状。接着，舀起一勺糯米，放入漏斗中，再用筷子轻轻压实。放入一颗红枣，或是几块豆沙，再盖上一层糯米。最后，将粽叶的余部折过来，盖住漏斗口，用细绳紧紧扎住。母亲包粽子时，总是那么专注，那么用心。她的手指在粽叶和糯米间穿梭，如同一位舞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。一会儿功夫，一个完美的粽子就诞生了。

除了包粽子，母亲还会为我专门做一个香囊，挂在胸前。那香气，仿佛能驱散所有的烦恼与忧愁。香囊是端午节的另一个重要元素，据说可以驱邪避瘟。母亲用五彩线编织一个小袋子，里面放入艾草、菖蒲、白芷等，晒干后研磨成粉，再加入一些花瓣和香料，搅拌均匀装入小布袋中，母亲会将小布袋编织成各种形状，如动物、花卉等。

如今，岁月如梭，时光荏苒。那些曾经的端午，仿佛就在昨日，却又遥不可及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似乎那粽子的香甜和香囊的清香又萦绕在我的鼻尖。

端午，那一抹别样的香

裴金超

香甜的粽子，浓浓的爱

耿朝晖

年年有个五月端，五月端里祭屈原。

年年有个五月端，忘不了舅爷的粽子甜。1958年的那个端午节，令我难忘。

我家和舅爷家同住在一个村，我家在村西巷，舅爷家在村东巷，两家不过四五百米的距离。那一天，舅爷的脚步虽然很快，但却走得十分艰难。捏骨匠舅爷佝偻着身子，右臂搭一个旱烟袋，左手提着竹编的五升笼，里面放着二十四个甜香香的粽子，粽子的上面还放着一小罐蜂蜜和一只精致的小瓷碟。

“魏大给孙子送粽子来了！”一街道年龄相仿的人争相和舅爷打招呼。

舅爷不想回应，只是默默地移动着脚步。实在避不开了，才强忍心中的不快，无奈地说：“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两亲家再有仇也不能冷落了我的外孙。”

我四岁那年，母亲因月子病撒手人寰，心如刀绞的舅婆，慌乱间拿起姐姐吃饭的小花碗做了母亲的倒头碗摔了。祖母十分生气地说：“你咋用娃的碗做倒头碗？”两人争执不下，舅婆斗气离开了我家。时隔不久，十二岁的姐姐因病夭折，祖母认为是我舅婆摔了姐姐的碗带来了晦气，和舅婆结下冤仇，两亲家从此不再来往。

那一年，我五岁。那年端午节前夕，一向爱孙如命的舅爷、舅婆犯了难，给孙子到底送不送粽子成了那时最艰难的抉择：送，要进亲家门；不送，就会冷了外孙的心。后来，舅爷、舅婆决定还是送，以表达对外孙不变的爱。经过采竹叶、选米、泡米、买枣、泡枣、包缚、蒸煮的过程，端午节一大早，香喷喷的粽子就被捞出来放进了竹笼里，舅爷趁热给我送了过来。

我的祖母是村里少有的明白人，一见舅爷送粽子来了，便急急地走向前去迎，接过笼子，让亲家坐在凳子上，先递上旱烟盒让亲家装满，再递点烟的火绳，然后取碗给亲家剥了两个粽子，让亲家也尝尝鲜。

这时的舅爷十分激动，他几乎是噙着眼泪吃完了一个粽子，把另一个粽子硬是留给了我，然后像卸去了一个重重的包袱，在一家人的劝留声中，步履轻快地走出了门。

我当时只有五岁，只觉得舅爷送的粽子十分香甜。后来，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香甜的粽子。

那年端午节的粽子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，香甜的粽子打破了两亲家关系的僵局，给一个孩子的成长带来了融洽和谐的氛围和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品味端午文化的芳香

李思辉

